

歷史與空間

陳化成，用生命譜寫歷史壯歌

2019年年末的一天，不經意間在《人民日報海外版》官網上看到廈門市紀委監委出品的微電影《陳化成》。該片雖短狹長，看後感人肺腑。新年伊始，我先後前往陳化成公園、陳化成故居敬謁參觀。陳化成的形象，在我心中更加清晰、高大起來。他，既是一位抗敵殉國的驍將，也是一位治軍嚴明的廉吏。

陳化成（1776—1842），籍貫福建同安。出身行伍，習水性，精武藝。道光十年（1830）升任福建水師提督，駐守廈門。斯人遠去，思念永存。如今，廈門既有陳化成故居，又有陳化成公園，人們以多種方式銘記他、懷念他。陳化成公園坐落在廈門市同安區丙洲島東北部沿岸，總面積43,000餘平方米。那天，天公作美，萬里無雲。燦爛的陽光灑滿海面，海風陣陣，波光粼粼；極目縱覽，海天一色。聳立在公園中心位置，由200多塊花崗岩巨石組成、高達17.56米的陳化成雕像，面朝波瀾壯闊的大海，左手握鞘，右手拔劍，雙目炯炯，威風凜凜，一副從容剛毅、泰然自若的神態。

史料記載，陳化成任福建水師提督，駐守金門廈門一帶時，面對英國戰艦，態度十分強硬。除下令驅逐圖謀不軌的外國戰艦，還經常帶領水師進行巡邏。即便有病在身，也要堅持巡防。用他的話說，「櫛風沐雨，軍營常事。」一旦發現有走私鴉片的外國船艦，一律收繳查處。道光十九年，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前往廣東禁煙。賊心不死的英國人，便把目光轉向福建。本以為在福建可以隨心所欲，不成想也碰到「硬茬」——時為福建水師提督的陳化成，以與林則徐一樣強硬的態度面對英國走私鴉片的行徑。在閩浙總督鄧廷楨的支持下，多次擊退來犯的英國艦隊。

鴉片戰爭爆發之後，為了加強江南一帶防務，陳化成奉命改任江南提督。一來到江南，陳化成便着手整治軍務，並在當時的兩江總督裕謙支持下，完善了吳淞炮台的防禦措施。彼時，東南沿海一帶，不時受到英軍侵襲，以致軍民人心惶惶、士氣低落。在入侵之敵面前，反抗之力甚微。一些清朝官員，露出一副徹頭徹尾的奴顏媚骨，面對走私鴉片的英國商船，非但不敢攻擊，反而為之大開方便之門，從中獲取經濟利益。在士氣低落、腐敗墮落的特定時代背景下，陳化成在吳淞口至上海城之間修築了三道堅固的防禦工事，每道工事都配備了雄厚的兵力和充足的大炮。除此之外，周圍還有無數座堅固的堡壘，作

為抵禦英軍的陣地，使軍氣膽壯，「民獨晏然」。

縱觀陳化成一生，最大貢獻當屬堅守吳淞。吳淞口，位於黃浦江與吳淞江匯入長江的出口處，是保衛上海和長江門戶的首要陣地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冬，陳化成疏通了寶山順通河，將挑出之土築成土城，加高海塘。他還積極倡議在上海開設鑄炮廠，自造新炮，以供急用。陳化成之舉，深得士卒擁戴，連侵略者都心存畏懼：「不怕江南百萬兵，只怕江南陳化成。」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四月初，英國軍艦27艘，陸續在長江口外的雞骨礁附近集結，進而闖入吳淞口內測量水道。五月初八清晨，分批駛入沿江，向吳淞進犯。陳化成召集部下，宣佈抗敵決心、進行戰前動員：「敵人依恃的不過是炮而已，但我們同樣可以用炮來制服他。西台發炮，東台回應，敵人顧此失彼，勝利必屬於我。」在他的激勵之下，將士們一個個鬥志昂揚，決心誓死痛擊膽敢來犯之敵。翻閱自家藏書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的《中國近代史常識》，其中有這樣幾段文字：「陳化成親自駐守吳淞西炮台，冒着敵人的密集炮火指揮戰鬥。戰鬥中，全體官兵英勇殺敵，擊毀了敵艦兩艘，打死好幾百名侵略強盜，狠狠地懲罰了侵略者。」然而，「就在吳淞愛國官兵英勇抗敵的關鍵時刻，時任兩江總督牛鑾臨陣逃跑，嚴重地影響了軍心。接着駐守吳淞東炮台的指揮官也跟着逃跑，陣地被敵人佔領。陳化成失去了呼應，敵人炮火更加猛烈，形勢萬分危急。但是，陳化成仍然堅守陣地，寸步不移。他手持紅旗，鎮靜如常地指揮守軍作戰，連續擊傷幾隻敵艦，打死無數敵人。」

67歲的陳化成，抱着誓與陣地共存亡的信念，出帳揮旗發炮，與侵略軍對擊。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，他不但馳塘督戰，而且親點火藥，連開數十門，並指揮抬槍隊、鳥槍隊，向登岸之敵射擊。登陸英軍大隊擁至後，陳化成身上7處受傷，堅持不下火線、不離陣地，最終英勇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。

陳化化作戰勇猛、作風儉樸。當年，吳淞一帶民間流傳這樣兩句話：「官兵都吸民膏髓，陳公但飲吳淞水。」民心是秤秤。陳化成的廉吏形象由此可見一斑。那天上午，當我尋尋覓覓、急急忙忙來到廈門市草埔巷9號陳化成故居前時，最先映入眼簾的，是一個數十平方米的小院。小院門口左右兩邊分別掛着白底黑字的「廈門市陳



廈門市草埔巷9號陳化成故居。 作者提供

化成研究會」牌子，以及「陳化成故居」銅匾，上面用中英文兩種文字寫道：「陳化成（1776—1842年），廈門同安人。中英鴉片戰爭期間任江南提督，1842年在上海吳淞口抗擊英軍侵略的戰鬥中英勇殉國。這座閩南傳統民居位於草埔巷9號，係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陳化成任福建水師提督時所住。現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，廈門市涉台文物古蹟。」進得小院，陳化成故居石質門框上，刻着一副言簡意賅的對聯：「廉潔看故居/樸素觀門庭」，橫批「正氣浩然」。陳化成生活儉樸，不修建府第豪宅。這座面積130平方米、穿斗式磚木結構、與普通民居幾無差別的故居，整體由西北至東南，依次為天井和廳堂，兩側為臥室與灶間，故居內保存着陳化成當年使用的石板床等。它如同一位無言的歲月老人默默訴說主人的簡樸生活和清廉作風。

陳化成一生，廉潔奉公、忠於職守。在福建水師提督任上，兼轄台澎軍務，按慣例每兩年出巡台灣一次。以往提督出巡，勞民動眾，作威作福，接受送禮，滿載而歸。陳化成出巡，舟師經過，絲毫不擾，輕裝簡從，視察軍營汛地，凡鋪張迎送，按例饋贈者，都被嚴加拒絕，使台灣軍民深受感動，讚曰不愧「廉將」之稱。他到上海赴任，同樣不居公館，長期住在兵營，不避暑熱嚴寒，這在封建社會，可謂鳳毛麟角。

人生自古誰無死。陳化成英勇犧牲170多年了，但他忠貞愛國、慷慨捐軀的浩然正氣，克勤克儉、清正廉潔的高風亮節，彪炳千古、與世長存。那天，徜徉在陳化成故居，微電影《陳化成》中「陳化成的赤膽忠魂，依然鎮守華夏每一段海域每一寸疆土」的台詞又在耳邊響起，丙洲島陳化成巨型雕像又出現在眼前。淘盡黃沙始見金。近兩世紀沉澱的歷史表明，陳化成用行動和生命譜寫了一曲「天風海濤英雄血，千古忠魂照汗青」的歷史壯歌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書癡陳無言

歲暮整理亂書齋，翻出當年方寬烈寄給我的稿件。方寬烈者，綽號方詩人，只因其好吟詩作詞，誠舊文人也。已編選作品有《郁達夫詩詞系年箋釋》、《台灣景物記事詩》、《當代名家輓聯》、《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》、《二十世紀香港詞鈔》等。今已逝多年。夜每思起，不勝唏噓。

我自青年時代便投入報刊界，以編輯為業，即與方詩人交。他正宗書癡一名，蒐集舊籍，不計腰中錢；閒時寫寫書話、詩詞；更與當時香港一些書友過從，互通有無，因是富家子，不愁衣食，閒適度日，為我們所羨煞。

那年我主編《作家》雜誌，他寄來〈專研三十年代文壇軼史的陳無言〉一文。陳無言是他的書友之一，另如許定銘、黃俊東，和台北秦賢次都是他的至佳書癡。陳無言在諸人中，年紀最大，一生所寫作品，惜無結集，也少為人知，不似黃俊東、許定銘等。方寬烈那篇文章，相信要研究陳無言者，是為最佳文獻，也是第一手資料。他這麼形容陳無言：「陳無言和我的交誼逾二十年，深知他是一個專心學問，默默耕耘，不喜活動的人，為讓他在香港文學史上不致給人遺忘，特就所知草成此文，特別着重他當年發掘文學資料的經過。」

他述陳無言生平：本名莊生，筆名陳野火、書丁。福建漳州龍溪



一九八〇年在報端發表的作品。 作者提供

人，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。一九二六年畢業於龍溪縣立國民學校，一九三二年畢業於省立龍溪中學，同學有蜚聲國際的修辭學家鄭子瑜。畢業後為負擔家庭，不能升讀大學而到龍溪縣東華實驗小學當教員，一九三四至三六年改任龍溪縣立浦南小學教務主任。一九三七年離開故鄉到漳州任《中華日報》本埠版編輯，翌年任《商音日報》副刊編輯。不久日軍侵佔廈門逼近漳州，他跑到香港，在同鄉友人所開的正大參行任職。

一九四一年，不少內地客到香港購成藥蔘茸回去圖利；於是立意從商，頗有收穫。又到粵北韶關經商，成家立業。恰值武漢大學因避日軍，一些學院遷到江西廣東邊境，他設法考入進修，一九四五年獲得文史畢業證書。同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，攜同妻子到港。一九四六年再入正大參茸行，任文牘和司賬前後五年多，直到他的同鄉東主去世，商行易手才離職。一九四七年開始在《星島日報·星辰》版發表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家傳記數十篇，其中像張若谷、傅彥長、敬隱漁、高語罕、彭家煌、彭芳草、馬國亮、梁得所等，《中國文學家辭典》現代四個分冊都未見收入，可見他的著述對新文學史有一定的貢獻。可惜一九八六年太太去世，他備受打擊，一九九〇年又患上輕微的中風症，致雙足乏力，不能再逛舊書店。

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，他已迷上了書，專搜文學史料，成績可觀。據說司馬長風撰《中國新文學史》時，曾向他請教，獲得很多少為人知的一手資料，書出版後比李輝英所編的一冊，更為詳盡。陳無言逝世於一九九六年六月。我於《星島日報》任職時，在副刊拜讀了他不少作品。可惜始終未識其人，憾哉。

民間文學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反骨、反骨仔，手指拗出唔拗入，食碗面，反碗底



相術中，「反骨」是一種骨相，指人「耳後見腮」——「腮骨」（面頰骨）過方，猶如耳後有尖角突出。據說有這種骨相的人不忠不義，將來會陰謀造反；《三國演義》就有以下的敘述：孔明曰：「吾觀魏延腦後有『反骨』，久後必反，故先斬之，以絕禍根。」

後來人們用上「反骨」來形容那些叛逆不忠、翻臉無情或見利忘義的人。廣東人叫這類人做「反骨仔」；黑道中也會叫對幫會叛逆不忠的成員做「反骨仔」。

如有人不為自己人着想，卻向着外人甚或幫助外人打擊自己人，廣東人會說他：

揸轉槍頭；手指拗出唔拗入

台灣人會說他：

手骨拗出沒拗入

外省人會說他：

胳膊肘朝外拐（「胳膊肘」讀「格搏走」）

槍頭應「向外」，卻掉轉了「向內」，豈不是射向己方？「手指」和「手骨/胳膊肘」（「肘」，廣東人叫「手躔」）天生「拗入」（向內彎曲），「拗出」（向外彎曲）不就是「反骨」了嗎？

如有人無論如何也只會偏護自己人，廣東人會說他：

手指拗入唔拗出

台灣人會說他：

手曲屈入無屈出

一九六四年，香港上演了一部電影《香港屋簷下》，「華南影帝」吳楚帆在影片中說了以下的一句話：

食碗面，反碗底（「面」讀「覓3-2」）



由於他說時咬牙切齒，且做出「先手腕向上，後手腕向下」的手勢，活像做了一個「吃過飯後，隨即把碗反轉」的「疑似逆道」行為，致使該話語至今仍為人樂道。他之所以出言憤慨，是因為他遭其曾恩待的人加害以致深受打擊。

從字面，人們難以理解「食碗面，反碗底」是怎樣生成的。網上有人這樣解釋：

吃飯當然碗口向上，碗底向下，若果將碗口反轉，便是祭祀祖先的做法，即祭祀祖先先要將碗反轉，把飯取出再

拜祭，暗指當對方已死。因此「食碗面，反碗底」，可解作「吃裡爬外」、「忘恩負義」。

就上述祭祀祖先的做法，筆者曾向多位長輩討教，得來的答案竟是沒聽過有這種做法；更何況，單憑「當對方已死」，怎也看不出此話與「吃裡爬外」、「忘恩負義」有任何關係。



筆者認為此話的詮釋可從以下話語入手：

吃裡扒外/吃裡爬外

食碗內，洗碗外；食碗內，講碗外（台語）

「扒」有竊取的意思；「吃裡扒外」就是指有一種人，靠自己人生活，「反」而竊取家中財物給外人。吃過飯後把碗洗乾淨本來是最基本的事情。若然把碗中食物吃完，碗內面不洗，卻只洗碗外面，是不合常理的，所以有人就形容這種人「食碗內，洗碗外」了。又吃自家飯，「反」為他人說話，也講不過去，所以有人就形容這種人「食碗內，講碗外」了。建基於上述的觀點，筆者構建了以下的一個話語：

食碗內，反碗外

再以「面底」代換「內外」，就出現了「食碗面，反碗底」的講法。當中，「反」指反而，「碗面」、「碗底」分別比喻一方的好處及另一方的利益；那「食碗面，反碗底」就是指正或曾接受一方的好處，反而向另一方提供利益了。

用法上，「反骨」、「揸轉槍頭」、「手指拗出唔拗入」、「食碗面，反碗底」大致具相同意義。

話說回來，吳楚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個電視節目中重提「食碗面，反碗面」的情節；可能是年邁關係，他竟底面不分，把這謔說成：

食碗底，反碗面

2015年，某立法會議員應是「知唔知知唔」（知其一不知其二），就在其某次發言時引用了「食碗底，反碗面」的錯誤講法，一時間惹來不少網民非議。

詩語背後

踏莎行·獅山腳下話新春

江 鄉

2020年元旦，在黃大仙新光中心，舉辦一場名為「獅子山下共話新年」的座談活動。活動由中聯辦青工部邀請，三十餘名來自菁英會、華菁會、青年專業聯盟、大灣區青年協會等團體的青年朋友，以餐敘方式進行。

座談氣氛輕鬆，所談話題並不輕鬆。大家圍繞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提出的「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，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」這一主題，針對香港當前亂象，結合歷史變遷，為社會把脈開方。揮斥方遒，不免書生意氣，卻也熱血澎湃。且以一闋《踏莎行》，描述當時場景：

粵海長空，香江怒岸，
由來南國西風漸。
天翻地覆一潮生，
幾多熱血幾多怨。

黑霧還濃，黃雲未散，
為伊拍得欄杆遍。
獅山腳下話新春，
從頭收拾先平亂。

近代以來，在中華民族與外部世界的激烈互動中，香港一直作為某種文化和社會變遷的坐標而存在。西學東漸，這裡春江水暖鴨先知；「一帶一路」，這裡是超級聯繫的橋頭堡。表面看，近現代歷史風雲激盪，香港偏安一隅，遠離社會政治變革的漩渦。實際上，如果把近現代史看作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碰撞，香港則始終處於碰撞的咬合部。各種思潮的傳播，力量的博弈，文化的交融，從未間斷。

修例風波是當前香港的焦點，置之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國際大環境與香港小氣候的共同作用。半年多來，不理性力量站出來，捍衛法治尊嚴，甚至置生死於度外，維護社會秩序。而今，黑暴仍在，黃色思潮還在蔓延，社會怨氣遠未平息。座談發言或激昂，或憤怒，或憂慮，都指向同一方向：香港這顆東方之珠，何日重放異彩？

座談活動快結束時，大家請我也談一談。我知道，在數十人餐敘的場合，並不適宜太過嚴肅的講話方式。那麼，面對今日香江困局，究竟以什麼樣的打開方式，才能獲得比較準確

的解讀？或者說，經歷了2019年的風暴，我們對未來香港抱有怎樣的期許？我即興概括了一個「兩山兩灣兩環」的說法，以此來思考我們腳下這方水土多元而立體的特質。

「兩山」即獅子山和太平山。在香港的文化符號裡，獅子山象徵着拚搏奮鬥，太平山象徵着和諧繁榮。香港開埠以來，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，從嶺南一隅，發展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、航運中心和物流中心，如今又在努力建設國際創科中心。百年變遷，奮鬥是貫穿其中的主旋律。歷史和現實都證明，沒有獅子山，就不會有太平山。

「兩灣」指銅鑼灣和淺水灣。素來有這麼一個說法，外地人到香港，必去銅鑼灣和淺水灣。銅鑼灣高檔商場寫字樓林立，向世人展示了東方之珠的風采；淺水灣青峰碧浪，鳥語花妍，代表了良好的自然生態。香港的發展表明，建設美好家園，只有銅鑼灣是不夠的，還要有淺水灣。換言之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，既要金山銀山，也要綠水青山。

「兩環」指中環和西環。特區政府的辦公樓在中環，中聯辦的辦公樓在西環。人們常以中環指代特區政府，以西環指代中聯辦。中環與西環的關係，形象地體現了香港與國家的關係。自回歸以來，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，思考香港問題，再不能局限於香港本身，還必須把它放到國家主權、安全和发展的大視野中去。新時代香港的終極使命，正在於以香港之長，服務國家所需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不斷書寫新的傳奇。

李小加說得好，隨着中美兩極化格局帶來更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挑戰，世界在兩極之間必然比以前更加需要翻譯機和轉換器。中國與世界，特別是金融市場，似乎迫切需要雙方均認可的「戰略緩衝區」來實現市場的聯通與融合。因此，香港的作用只會更加突出，而不是淡化，更不會被邊緣化。但是，對於每一個香港人而言，無論你屬於何種政治光譜，都必須清醒地意識到：只有取得中國的信任，香港才有可能制勝；對內地而言，只有讓世界認可香港獨特的國際地位，香港才有可能繼續幫助中國成

功。「一國兩制」是香港成功的保證，「一國」與「兩制」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香港人若不清醒認知，就會自暴自棄，走入末路；內地朋友若不清醒認知，就有可能感情用事，將孩子與洗澡水一起潑掉。

其實，出席座談會的青年朋友，之前還參加了兩場活動，對現場情緒多少有些影響。一是新年登高，大家迎着初升的太陽，攀登獅子山。一是元旦冬泳，三千健兒劈波斬浪，暢游淺水灣。但在登山時，他們遇到另一批年輕人，見這些青年朋友以普通話交談，竟挑釁性地喊「五大訴求，缺一不可」。而在淺水灣冬泳賽中，主辦方設計的浴巾，黃色作底，紅色鑲邊，藍色題字，三色並存，異常醒目。

對這種政治立場外化、分歧對立毫不掩飾的現象，青年自媒體「城市追擊」發起人趙雨彤女士頗有感觸。她談到一個細節，在山行途中，一位疑似黃絲的小伙子差點滑倒，自己雖是鐵杆藍絲，仍本能地極速出手相扶，小伙子也本能地說了聲謝謝。此時此刻，那感覺真是五味雜存，有種心酸。好期望香港可以盡快恢復和諧，回到那個我們所認識的東方明珠。於是，雨彤在朋友圈呼籲：大家加油，心中有愛，何處不是春天；理想同未來，一直靠的都是腳踏實地及頑強拼搏才得以實現！

元旦到了，春天尚未到來。今年春遲，春節之後還要等十天，立春方至。春回大地是注定的，但在未來數周，小寒大寒，三九四九，接踵而來，還要做好凜冽的準備。座談結束後，大家結伴遊覽南蓮園池。信步閒庭，奇花異木間，清風徐徐，山迎水和。念去歲，想來年，得絕句二首，一詠大寒，一詠立春：

（一）

信步閒庭菜色醺
歷冬月桂正芳芬
大寒不作悲風賦
只向來年覓好春

（二）

山色朦朧水色醺
流年冷暖已紛紛
香江去歲何堪憶
非過大寒不立春